

论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的结构及其特点

曼秀·仁青道吉

《格萨尔》以卷帙浩繁著称于世。从版本学的角度理顺各种文本之间的关系，有助于我们较全面、系统地整理、研究、翻译《格萨尔》史诗。理顺《格萨尔》的版本，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区分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和现代艺人版本。笔者自从事《格萨尔》史诗研究以来，共搜集到 241 部《格萨尔》藏文原著，其中较早期的版本有 156 部，现代艺人说唱记录整理本计 85 部。

通读 156 部早期版本，我们发现它们一般都具有共同遵循的规律和特点。而这些规律和特点，可以作为辨别早期版本中“同一类题材”之间的“变异本”（包括“贗品”或托古之作），从而确立其中的“善本”，也即“传统本”。再通过叙事单元研究，按《格萨尔》整体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生卒年安排等内容，排列出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里“非同类题材”的各个“善本”之间的次序，从而揭示一整套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的源流及其完整体系。也即，通过鉴定版本的“六道工序”及“六大特征”的比较研究，从而划定“传统”与“变异”的范畴，能够系统梳理（搜集、整理、辨别、确认、分类、排序、补遗、附录）出每一部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的善本，从而获得一整套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的经典传承¹。根据以上原则，即笔者总结出了“前三部、中五部、降伏四魔、十八大宗、后两部，实际上总共 35 个部本（包括附录、补遗）”的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。这其中包括 9 部木刻本，24 部手抄本，2 部掘藏本。这 35 部本大体涵盖了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的基本面貌，也可称之为《格萨尔》全传。

下面我们按 35 部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的次序，结合以往整理、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系统论述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的特点：

一、前三部（ལྷོ་དཔེ་མ་གསུམ།）

《格萨尔》的前三部出自居·米旁大师的弟子居麦图丹嘉木央扎巴等人之手的《天岭卜筮九藏》（ལྷོ་སྒྲིབ་གཤམ་ཚེ་དབུ་སྐོར།）、《诞生·花花岭地》（འཕྲུངས་སྒྲིབ་མེ་ཉླ་ར་བ།）和《玛域封地》（མ་མ་བཟུང་དར་དཀར་མདུད་བ།），由德格林葱土司刻印发行，距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。虽有浓厚的佛经文学色彩，但文笔清新、华丽、细腻，又不失民间文学的特点。前三部铅印本有四川版（1980）和甘肃版（1982 年，1981），甘肃版首尾不全。

¹ 曼秀·仁青道吉. 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梳理与地名考据（藏文）[D].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8. 6.

《诞生·花花岭地》与《玛域封地》应为两个部本，过去有编为一部的现象。另外，以格萨尔王诞生为主题，西藏还出版了噶·惹乎的《格萨尔诞生》（1982），青海出版了李加才旦整理的《开天辟地》（1987），均为格萨尔王诞生到赛马称王之间的浓缩本。此外，西北民族大学有一部《诞生》的铅印本（1960），前言中说是整理了甘、青、川三省的手抄本，内容与后来的《贵德分章本》（1981）前三章大同小异。之后，以此为蓝本，增加了夏河县卡加买乡的《格萨尔》说唱艺人才老的本子，又出版了一部《诞生篇》（1989），这两个本子跟《贵德分章本》与流传到俄罗斯的蒙古族地区的《格斯尔》有关。

二、中五部（ལྷན་དཔེ་བར་མ་གྲུ།）

《格萨尔》有许多“小宗”，主要讲述格萨尔少年时代的故事。按照整部《格萨尔》的情节发展，它们是“前三部”和“降伏四魔”之间发生的事情。不管怎样，现在流传下来的小宗恐怕只有《丹玛青稞宗》和《擦瓦戎箭宗》。除了“小宗”，前三部和降伏四魔之间还有一些别的重要本子，即《赛马七珍宝》、《玛燮扎》和《世界公桑》，我们暂时把它们合起来称作“《格萨尔》中五部”。

1、《丹玛青稞宗》，（འདན་མ་ནས་རྫོང་།）是一部手抄孤本，四川出版（1992）。它的特点是以故事和散文见长。

2、《擦瓦戎箭宗》（ཚ་བ་རོང་མདའ་རྫོང་།），是昌都手抄本，西藏出版（1982）。该部在学界比较有名，也是一部比较优秀的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。

3、《赛马七珍宝》，（རྟ་རྒྱུག་ལོ་བུ་ཚ་བ་དུ་བླ།）是德格林葱版木刻本。有两个异本：一是甘肃版（1981）《赛马称王》（རྟ་རྒྱུག་རྒྱལ་འཛོགས།）；一是青海版（1981）《赛马春日》（རྟ་རྒྱུག་དཔྱིད་ཀྱི་ཉི་མ།）。甘肃版是木刻版之翻印，提到了该本出自“霍尔科的格萨尔艺人——惹古阿米”（རྟ་རྒྱུག་གི་རྒྱུང་བར་གུ་ཨ་ལྷེ་མ།）。青海版提到了“扎陵湖、额陵湖、卓陵湖”，角如被叔父超同冠以“格萨尔”之名，登上了“整个藏区的王位”。

4、《玛燮扎》（མ་ཤེལ་བྲག།），青海手抄孤本，青海出版（1982）。德格林葱土司版的《赛马七珍宝》中没有提到超同给角如起名“格萨尔”和嘉洛一半财产分给了王妃珠牡和格萨尔王，但在这里却提到了。

5、《世界公桑》（འཛོམས་སྤྱིའི་སྤྱི་བསལ་དུ།），甘肃手抄孤本，甘肃出版（1980）。

此外，《阿里金宗》、《阿塞铠甲宗》、《麦日霹雳宗》、《朗日》、《朗日金宗》、《加戎粮食宗》、《加尔岭大战》、《昂岭大战》、《霍酬兵器宗》等部即便可以称之为“小宗”，即便可以称之为早期版本，但是不能把它们称之为传统本子。¹

三、降伏四魔（རྒྱལ་ལ་བཞིའི་དབྱེ་བཞིའི་འདུལ་བ།）

《降伏四魔》犹如整部《格萨尔》的四根顶梁之柱，附上《辛丹狮虎相伴》，共计

¹ 曼秀·仁青道吉. 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梳理与地名考据（藏文）[D].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8. 6.

五部，均为手抄本，各有异文本。

1、《降魔》(བདུད་ལུག་ལ།)，有两个版本，一是甘肃版(1980)，母本来自西北民院的铅印本(1963)，由安多著名宁玛巴传人贡却才旦先生搜集、整理，叫《降魔》。另一是西藏社科院益西旺姆先生搜集、整理的《堆列》(བདུད་ལུག་ལ།)，西藏版(1991)。该部273页至419页是霍尔入侵的内容。实际上，整理者是把格萨尔王在魔域的整个时期按一个本子整理了。可以说，《堆列》已发生了变异。但《堆列》第302页描述扎拉追赶黄羊和318页丹玛猎杀野牦牛的情节鲜为人知。

2、《霍岭大战》(རྟོ་རྒྱུང་གཡུལ་འབྱེད།)，现出版有两个版本。一是青海版(1979)，一是西藏版(1980)。不难发现这两个版本应该是出自同一个手抄本，就连书首礼赞都一样。但是，青海版有明显的删节和改动。比如西藏版的上册438页到441页的内容在青海版里没有。西藏版中提到了以下信息：

“关于《霍岭大战》的版本有很多异本，因为地方各异，说法也有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。但是，他们听取了多、康、岭三地的二十多名艺人的说唱后，特别是德格·次仁东珠、囊欠·拉旺仁增、昌都·香路平措、岭巴·拉乌扎西四名艺人不但人稳重，而且口径较一致。以众人皆知的传说为基础，需要补充的内容也做到了前后不矛盾。虽然《诗镜》的韵文看上去显得很有智慧，但是被文人尊为骄傲资质的这种风格，一是耽误自己的修法行善，会让别人误解、厌烦，因而不值得浪费纸墨，二是……遵从索南多杰王(颇罗鼐1689—1747)的诸种善行，尤其是达宗桑珠热旦城堡的负责人索南班丹和德卡·俄朱扎西两位尊者特别嘱托后，由僧人阿旺丹增平措于木虎年开始誊写，至木兔年完毕。”¹

我们通过颇罗鼐王的生卒年月，可以推算出当时的木虎年与木兔年，是公元1734年和1735年。下册中，青海版又比西藏版多出了三章，也即珠牡第二次和第三次让仙鹤传书的内容。再往下读，我们会发现西藏版中凡是白帐王和珠牡同时在场的地方，青海版都把珠牡的名字隐去了。更严重的是，西藏版第243页前后涉及到三名宗巴艺人给霍尔白帐王和珠牡的儿子起名“阿郭孜郭(ཨ་གོ་ཙི་གོ་)”；540页到547页涉及到格萨尔王在归途中突然要返回，珠牡怀疑后要求格萨尔发誓不杀她的儿子，格萨尔就巧妙地答应：“不会让你的儿子身上中任何兵器，也不会让他体外流一滴血。”格萨尔得到珠牡放行后，就到三岁的孜郭处，把他用布匹卷起来，压死在了柱子底下。这就印证了青海版曾经为了改变珠牡“不忠”的形象，而做了删节。西藏版上册的誊写者叫阿旺丹增平措(ངག་དབང་བསྟན་འཛིན་ཕུན་ཚོགས།)，下册后记中还提到了另外一名誊写者，叫陈来塔确旺杰(འཕྲིན་ལས་ཐེག་མཚོག་དབང་བླ་ལ།)，但是青海版将此后记完全删除了。

《霍岭大战》还有三个节选本。第一本是《霍尔悔泪》，讲述珠牡被掳走后，仙鹤

¹ 笔者翻译。原文见西藏档案局. 霍岭大战(上, 藏文) [Z]. 拉萨: 西藏人民出版社, 1980: 438—441.

替她传书，格萨尔向霍尔射去箭书并派去魔国兵马抢劫霍尔的情节，内容跟上面的青海版比西藏版多出的那三章差不多，而且珠牡也是“守身如玉”的忠贞形象；第二本是《降服霍尔之神鼓》，就跟西藏版的《霍岭大战》的下册内容差不多，其中有一段格萨尔王想赐死珠牡，南曼姑母来说情的一段情节。第三本是《辛丹虎狮相伴》（ཤན་འདན་སྐྱུ་མེང་ལ་སྐྱོད།），叙述了嘉擦和丹玛大义凛然的气魄，表现了古代藏族人民为了一统天下而放弃个人恩怨的一种“大无畏”精神，应该全文附录到《霍岭大战》之后。

3、《姜岭大战》（འཇང་གླིང་གཡུལ་འབྱེད།），有三个版本：西藏版（1981）、甘肃版（1989）、西北民院内部铅印版（1993）。比较起来，民院版叙述适度，不详不略。西藏版和甘肃版也有特点，比如西藏版 113 页有“香恩谋反”、439 页有“麦萨促成和谈”等故事情节。不过有关“辛丹内讧”的情节也与《辛丹狮虎相伴》不一致。但西藏版校对欠佳，错别字较多。甘肃版《姜岭大战》很有趣，分为《姜王子》和《老姜王》上下两部分。也就是把抓获玉拉托居的部分叫上册，把制裁姜王萨旦的部分叫下册。上册部分与安多地区的“口传本”较接近，比如格萨尔王为了圆辛巴谎，在玉拉托居赶赴霍尔查看实情时，提前在霍尔让姑母南曼和念神格佐布下迷魂阵等等。但是降服姜王萨旦与夺回盐湖的整个情节与其他两个版本相差无几，只是在 403 页多了一项由“护法黑铁匠神”雷劈萨旦王的情节。较其他两个版本，西北民院版出自藏文草体抄本，详略适中。唯一有出入的地方是“辛丹内讧”由扎拉孜杰引起，但是该情节中丹玛、阿达拉毛、扎拉孜杰三人为一派，辛巴、格萨尔王、森达三人为一派，最终导致嘉擦天降的情节都跟前两个版本一样。

4、《门岭大战》（མོན་གླིང་གཡུལ་འབྱེད།），有三个版本，青海（1984）、四川（1982）、甘肃版（1983）。四川版与青海版差不多，连措辞都大部分一致。二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，如：四川版 507 页岭国获得胜利后当即奖赏了东君等部将，而青海版在 352 页岭兵回到岭国后才对东君等部将封赏；四川版在 508 页叙述岭兵凯旋的归途并不详细，但是青海版对岭兵归途中的主要地名都有所介绍。其实甘肃版也跟前两个版本差不多，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：开篇对格萨尔王作预言授记的不是白梵天王，而是姑母贡曼杰姆。但是该预言授记的内容却跟前面两个版本一模一样，这就令人怀疑此处是否是故意改动而显得跟前面两个版本不一样呢？甘肃版还有两处令人遗憾的地方，一是对原文的抄写很不到位，可能是由于抄写者不太熟悉藏文草书；二是错别字较多。

四、十八大宗（རྗོང་ཆེན་བཅོ་བརྒྱད།）

附录《分大食财》（སྐྱུ་གཞིག་ནོར་འབྱེད།），补遗《尼婆逻绵羊宗》（གལ་བོ་ལུག་རྗོང་།）和《天竺佛法宗》（ཏྲུ་གར་ཆོས་རྗོང་།），共十九部。其中《大食财宗》、《分大食财》、《卡切玉宗》三部系木刻本，其余十六部系手抄本，另两部系掘藏本。

“十八大宗”问题，历来是格萨尔学界最棘手的问题。不管是现代艺人，还是研究

专家，都不曾对“十八大宗”的版本和排序形成共识。有些人遗漏了诸如《松巴犏牛宗》和《蒙古马宗》这样的大部，用角如（少年格萨尔）时期的一些“小宗”来顶替；有些人则把《歇日珊瑚宗》和《朱古兵器宗》、《雪山水晶宗》等部的次序颠倒，以至于出现了格萨尔王在前面已经降服过的部族或邦国，在后面的部本中又继续为敌；有些前面已经阵亡的英雄部将又在后面的部本中“复活”等诸多问题。

前面已经交代过，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中不包括现代艺人的本子。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没有任何一名现代艺人的“十八大宗”跟别的艺人相同。据杨恩洪研究员调查，“青海的次仁旺堆和格日尖参、布特尕等《格萨尔》艺人，没有把‘降伏四魔’列入‘十八大宗’里，而西藏的《格萨尔》艺人桑珠则把‘降伏四魔’认为是‘十八大宗’的开首和基础部分”¹

青海玉树的格萨尔抄本世家布特尕父子的“十八大宗”名录中的《土地神金宗》（ས་བདག་གཉེན་རྒྱུ་རྩམས་པོ།）、《勒赤朱砂宗》（ལེ་ཤི་ཕུ་མཚལ་རྩམས་པོ།）、《果泰山羊宗》（གོ་ཐེ་ར་རྩམས་པོ།）、《赛让铁宗》（སེ་རང་ལྷགས་རྩམས་པོ།）、《南门米宗》（སྐོ་མོ་ལྷ་ལྷན་རྩམས་པོ།）等部不太著名，流传也不广，至今也未见其铅印本公开出版。倒是现已公开出版的《马拉雅药宗》、《松巴犏牛宗》、《美岭金宗》、《廷戎廷宗》、《穆古骡宗》诸部却不在布特尕父子的“十八大宗”名册。艺人降永慈诚的“十八大宗”名录中，“马宗”有两部，“绵羊宗”也有两部，《赛日铁宗》好像就是布特尕的《赛让铁宗》。其中也缺少现已公开出版的《松巴犏牛宗》、《廷戎廷宗》、《马拉雅药宗》、《象雄珍珠宗》诸部。

在笔者搜集到的182部《格萨尔》版本中，除却现代艺人的说唱本，剩下111部属于早期版本。通过归类，把同一故事情节的异本先按同一部计，再通过排除法，去掉“降伏四魔”以前的版本和“地狱篇”以后的版本。令人惊奇的发现，也只剩下十八部左右的部本，而这些也就是本该属于“十八大宗”范畴的部本。笔者通过再三通读，便给它们捋出了一条符合整部《格萨尔》情节发展的线索：

1、《大食财宗》（ལྷག་གཞི་གནམ་རྩམས་པོ།），是《格萨尔》十八大宗的开篇，原稿是八邦寺的木刻本，西北民院早在1963年就出过内部铅印本，甘肃版（1981）和西藏版（1979），也跟木刻本一样。只是甘肃版删除了书首礼赞和版本后记部分。该部本有诸多藏文古字词，应予以注释。

至于《分大食财》，是四川的木刻本，在四川出版（1980）。“根据木刻版末尾所署，确实是佐钦[佐哲]·白玛仁增(1625——1697)所编，那么，这个本子将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时间可考的木刻本。”²拉卜楞寺格西（大学者）洛桑丹增推算，《格萨尔·分大食财》整理完成于公元1661年10月22日（星期五）的拉萨，后在江达波鲁

¹ 杨恩洪. 民间诗神——格萨尔艺人研究[M]. 北京：中国藏学出版社，1995：41.

² [澳大利亚]谢泽福，鄯玉兰译. 岭·格萨尔——藏族社会中的萨满力量[M].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（第八辑）[C]. 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92：351.

寺（འཛོམས་པ་ལྷོ་ལྷ་དགོན།）付诸木刻。这个本子很有名，大凡在信仰格萨尔的牧区地方，都会用一头牦牛或几只绵羊去“请”一个本子回家，让僧人、咒士或者艺人在吉日良辰念诵或者说唱该部，达到为自家招财进宝、祈祷福运的目的。该本子俨然已升华到佛经的地位，得到了信仰者普遍的顶礼膜拜。再说该本子不仅场面大，而且气势宏伟，它不但涉及到雪域高原的各方顶级神灵，还要把周边亚细亚各大帝国的财富之云都聚集到世界屋脊，确实让普通牧民在赞颂格萨尔王丰功伟绩的同时，对雪域高原周边的国家、历史、地理都增长了见识，丰富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。所以，仅翻译《大食财宗》而没有《分大食财》，那么这个《大食财宗》也是残缺不全的，应该附录到《大食财宗》之后。虽然《分大食财》有拉萨、江达波鲁寺、木如寺等刻本，但其正文部分都一样。

2、《蒙古马宗》（མོག་པོ་རྟ་རྫོང་།），是部手抄孤本，出自西藏波密县，在西藏出版（1992）。现代艺人中扎巴老人的本子跟它在内容上差不多。

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收藏的《格萨尔·下蒙古玉宗》（གེ་སར་རྒྱང་ལམ་མོག་རྒྱད་གཞུ་རྫོང་།）系手抄本，藏文草体。其内容主要讲述格萨尔王在攻克上蒙古马宗后，降服了上蒙古宁赤（ཉང་ཞེ་བྱུ་པོ།）王，遂降诏书于下蒙古，要求王子任庆扎巴和大臣多庆来归降，并向岭国贡献玉石宝窟。但遭到下蒙古王子和众大臣的拒绝，格萨尔王遂遣丹玛、辛巴等大将攻克之，并把玉石之运带回岭国。该部在西藏、青海、四川、云南等藏区未见收藏记录，国内外均未出版、发行。依据《蒙古马宗》中“岭国将士凯旋回归后，向留守后方的岭国男女老少赠与蒙古的玉石作为礼品”等篇尾情节来看，所谓的《格萨尔·下蒙古玉宗》应该是《蒙古马宗》的节选本，但是，《格萨尔》“十八大宗”里最著名的“玉宗”还是德格木刻本——《卡切玉宗》，故，该手抄本暂不附录到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中了。

3、《阿扎天珠宗》（ཨ་ཇ་མཁའ་མཁའ་རྫོང་།），有两个手抄本：一是青海版（1985），是包发荣等四人通过玉树囊谦县公安局的本加和登加二人获得¹；一是西藏版（1999），虽然在内容上跟青海版差不多，但是校对不严，也有缺页。该版本涉及到“天珠”和“察隅”。“天珠”，以前也曾翻译成“玛瑙”，但后来发现不是，它的成分类似于碳元素，接近于金刚石，色泽大约可分为黑色、白色、红色、咖啡色及绿色等颜色，呈椭圆体，表面有类似“眼睛”的花纹，数量不等，素称“九眼天珠”和“十五眼天珠”，最为稀有、珍贵。据民间说法，佩戴在身可防中风、邪气，能遣使天地诸神来护佑持有者。

4、《歇日珊瑚宗》（ཇེ་རི་བྱུ་རྫོང་།），是姜作鸿先生在玉树地区发现，由扎西格勒先生整理²后在青海出版（1983），是个手抄孤本。和《阿扎天珠宗》一样，该文本叙述流畅，文字优美典雅。这两个部本的遣词造句在整部史诗里是最能够与《格萨尔》前三部和《霍岭大战》媲美的。通过“阿扎篇”，我们可以了解“歇日”地处西藏的桑定康桑神山一带；通过上部“歇日篇”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“阿扎”的摄政王位后来由黄霍尔·昂

¹ 青海省文联《格萨尔》图书登录册（内部资料），P1.

² 青海省文联《格萨尔》图书登录册（内部资料），P2.

钦周扎大将来担任，所以，这两个部本类似于上下册。

5、《象雄珍珠宗》(ལང་ལྷོ་མུ་ཉིག་རྫོང་།)，有三个版本：由包发荣先生等四人在玉树州红旗人民公社发现，由尕玛桑旦整理，后在青海出版（1984）¹；西藏版（1982）资料不详；甘肃版由更登整理后出版（1984）。通过比较，可以看出这几个版本出自同一个母本，但是西藏版简缩得多，而甘肃版欠缺校对。但是，青海版中的桑曲河，西藏版和甘肃版都称为“狮子河”，较古代象雄的地理位置而言，也应该是“狮泉河”（ལེང་གེ་ལ་འབབ།）的音变，所以，青海版以“桑”（སང་།）命名的地名都应该以藏文的“狮子”（ལེང་།）为准。青海版的第258页提到了年份、日期，但遗漏了月份，应该添补以甘肃版的“霍尔历六月份”（ཉོར་ལྷ་བུག་པ།）。

6、《卡切玉宗》(ཁ་ཚེ་གཡུ་རྫོང་།)，是德格木刻本。但不知道是德格林葱土司版，还是德格印经院版，在西藏出版（1982）。有书首礼赞和书尾回向词，第三章以后还有一些夹在中间的“停顿诗”（བར་སྐབས་ཀྱི་ཚིགས་བཅད།），这种诗体很明显是受过《诗镜》熏陶的文人所为。

7、《朱古兵器宗》(བྱུ་གུ་ལོ་རྫོང་།)，有两个版本，甘肃版（1984、1986）和西藏版（1988、1989）。很明显，这两个版本来自同一个手抄本。正像甘肃版有四册，西藏版有三册，在整部《格萨尔》里篇幅最长的要数“朱古篇”了，合起来大32开2000多页。该部故事性也很强，笔者认为开篇的故事还跟一些西方神话有关，但是西藏版有很多的缺页。甘肃版的整理者应该叫“巴沃·旺杰东珠”，并且说明与其他异本的区别之处在于辛巴是否阵亡，而西藏版缺少的也恰恰是该部分内容，整整100页。所以，我们以甘肃版为蓝本，通过该部本对“双筒火枪（ཁ་ལེང་མུ་གུ་ཉིག་འགོ།）”的描述，可以约略估摸出“巴沃·旺杰东珠（དབའ་ལོ་དབང་རྒྱལ་དོན་གྲུབ།）”的时代不会早于16世纪。虽然该部本自称是“歇日篇”后发生的事情，但是该部本事实上却言明岭国的“属国”还有“象雄”、“卡切”、“廷戎”、“白惹”等。此外，该部本对整个藏区和周边地区的描述，以及对古代地名的熟悉程度令人叹为观止。

8、《白惹山羊宗》(ལྷོ་ར་ར་རྫོང་།)，在西藏出版（1993）。原版本说明中解释，该部本也可以说是“白惹玉宗”、“白惹绵羊宗”，不过“白惹山羊宗”的说法比较传统，故命名为“山羊宗”等。其实，“白惹篇”相当于“米努篇”的上册，两个本子要结合起来看，否则看不出之所以名为“山羊宗”的原委。再说前面的“朱古篇”和“松巴篇”都提到了“白惹”，但那个时候的“白惹”，其实是在征服《歇日珊瑚宗》时归降，所以后面跟“象雄”作战时并不挡路。但是这儿的“白惹篇”，是因为超同暗杀了白惹的来使，自行抢夺了贡品。白惹才逼不得已，反目成仇的。当然，岭国要想远征“米努”，必须就地解决白惹这个“拦路虎”，至于“山羊宗”的“福运”，那要等到下一部《米努绸缎宗》中岭兵从米努凯旋时才会顺便接走的。

¹ 青海省文联《格萨尔》图书登录册（内部资料），P5.

“白惹篇”是部不错的早期版本，其语言可以与“阿扎篇”和“歇日篇”媲美。虽然在辛巴的生死问题上跟“巴沃·旺杰东珠”的“朱古篇”不一致，但我们在整理、翻译时也没必要把“辛擦”（གན་ཚ།）改成“辛巴”。该部提到了“益西措杰”（མཉམ་པ་འགྲོ་ཡེ་ཤེས་མཚོ་བླ་པ།）和“大圆满法”（རྫོགས་པ་ཆེན་མོ།），应该是宁玛巴教区流传的本子。在这儿，白惹的惹扎国王具有嘉擦一样的勇猛和武艺，因为牟姜·任钦达鲁阵亡，惹扎归降后被提升为岭国幼支之王（ཚུང་བྱུང་དཔོན་པོ།），跟前面《大食财宗》里翁布·阿奴华桑阵亡后，提拔姜王子玉赤贡恩为岭国中支王（འཕྲིང་བྱུང་དཔོན་པོ།）一样，由一个“外族人”担任岭氏族之“王”（相当于氏族部落酋长），值得关注。

印度的达兰萨拉有一部《孜戎绵羊宗》，书名提示是“米努篇”的上册，也讲到了白惹的惹扎国王，是“白惹篇”的一部变异本。另外，还有一部南囊多杰的《白岭大战》（རྗེ་མཛེས་གཡུ་འབྲེད།），但惹扎却不是白惹的国王，而只是一个将臣，其故事情节也与“山羊宗”相去甚远。

9、《米努绸缎宗》（མི་རུབ་དར་རྫོང།），有三个版本。西藏版（1988）承接了上面的“白惹篇”，语言也不错。米努的国王是两姐妹，其中叫“拉鲁珍”的向着白岭。该部中东君“复活”与“松巴篇”是矛盾的。另外一部是阿勇先生在四川甘孜州发掘的¹，在四川出版（1987）。叙述的是米努国侵犯岭国达尔域后遭岭国反击的故事，跟前面的本子相去甚远；还有一部很简略，叫《日努》（རི་རུབ།），在青海出版（1985）。看正文内容，“日努”跟“米努”是同义词。但是，其故事内容大体上跟西藏版一样，但是日努女王的名字却叫做“森格扎巴（མེང་གེ་གྲགས་པ།）”。

10、《马拉雅药宗》（མྱ་ལ་ཡ་མཉམ་རྫོང།），由图登尼玛大师发掘并整理，在四川出版（2002）。虽然在一些地方跟前面的本子有些出入，比如唐泽，以及扎拉的“白肩鹑鸽马（བྱ་བྱ་མོ་པོ་དཀར།）”已在“门岭篇”里阵亡、拉郭已在“卡切篇”里阵亡，却又在这里“复活”；而且124页上扎拉对自家领地的描述也跟《玛域封地》里医药师的领地相混淆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辛巴的侄子辛擦·隆拉娇丹（གན་ཚ་རླང་ལྷ་མཚོ་གྲགས་པ།）过早代替辛巴出现，会让人误以为该部本应该在“朱古篇”之后。

11、《雪山水晶宗》（གངས་ཟི་ཤེས་རྫོང།），原稿是部手抄孤本，在四川出版（1982）。有书首礼赞、书尾回向词、停顿诗等。雪山，指的就是冈底斯山，藏语叫“岗仁波切”，是中亚“四大泉河”的发源地，也是佛教、苯教、印度教的圣地。该部中翁布·阿奴华桑的“复活”是个大错误，阿奴华桑在“十八大宗”的开篇《大食财宗》中已阵亡，他的翁布王位已经由姜王子玉赤贡恩替代。

12、《廷戎廷宗》（མཛེས་རྫོང་མཛེས་རྫོང།），是西藏版（1985）。该部讲廷戎听信拉达克之言，与岭国作对，所以岭国也就顺路攻取了“廷宗”。“廷”（མཛེས།），不仅入药，而且是一种

¹ 阿勇·格萨尔·米努绸缎宗（藏文）[Z]. 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，1987：413.

珍贵的颜料，有灰、蓝、黑、绿之分，有石块状的，也有砂粒状的。该部应该是岭国攻取“雪山水晶宗”后，归途中发生的事情，所以，廷戎也跟白惹一样，开始臣服于岭国，然后又反叛的。在该部的注释中，整理者次仁东珠指出：“廷王达郭昂赞已被格萨尔王强行（活活）超度，但是在以后的《穆岭大战》中又有他为岭国英勇作战而牺牲的情节，希望读者自己分析”。

13、《尼婆逻绵羊宗》（བལ་བོ་ལྷག་རྫོང་།），民族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。虽然是果洛的现代艺人格日尖参掘藏的，但也因为是掘藏本，所以并不是他自己说唱的，我们应该按早期版本对待。该部虽然通篇用梵文的标点符号（རྣམ་བཤད།），也有空行密文（མཁའ་འགྲོ་བཤད་ཡིག།），夹杂了不少宁玛派的教义，但是超同遣使仙鹤到尼婆逻侦查后准备抢夺尼婆逻公主，结果自己被活捉，格萨尔王遂调兵遣将，长寿五圣女助阵预言，尼婆逻绵羊宗归属藏区等细节符合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的六大特征。再说《尼婆逻绵羊宗》只此一部，算是补遗也要用上吧。

14、《美岭金宗》（མེ་རྫོང་གསལ་རྫོང་།），是部手抄孤本，在青海出版（1983）。据了解，由玉树州文化馆蔺成才先生发掘后得以出版（1983）。该部本涉及到门·东君，所以应该在“松巴篇”的前面。该部讲到“美岭国”远在朱古的北方，但是最后格萨尔追杀“亚利王”到汉地、印度后，终于在尼泊尔抓获。除非是坐飞机逃亡，否则跟当时骑马远征的战争还不好挂钩。除了注释，我们也不能把“美岭”译成“美洲”¹。还有一部《美岭大战》（མེ་རྫོང་གཞུག་འབྲེད།）的本子，但是这里的“美岭”却在云南的梅里雪山一带，说的是获取“天珠”的故事，似乎是“阿扎篇”的变异。

15、《松巴犏牛宗》（སྤུ་པ་མཚོ་རྫོང་།），原稿是手抄孤本，在西藏出版（1981）。虽然说该部比较简略，但是跟前面的本子出入不大，该部自称在“朱古篇”之后。但是，在这儿要注意的是，“松巴”在藏族历史上当“苏毗”讲，应该在今天的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，但是《格萨尔》里的“松巴”，却远在“朱古”（即突厥）的西面。为此，笔者在西藏调查期间，专门请教了自治区社科院巴桑旺堆先生，但先生饶有兴趣地表示《格萨尔》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证据，来证明古代的“苏毗”来自于中亚地带，而且古代的中亚地带也是以犏牛闻名的。所以，笔者认为《格萨尔》正因为是史诗，它的资料价值远远超过它本身的叙事。此外，需注意到藏区有两条“杰毛鄂曲”河（རྒྱལ་མོ་དབུལ་མུ།），一条是怒江，一条是大渡河（源自玛尔曲河 མུ་མུ།）。在该部中提到的“杰毛鄂曲”应该是后一条。

16、《穆古骡宗》（མུག་གུ་རྩེ་རྫོང་།），是部手抄孤本，由彦顿唐丁·次旺多杰（དབུམ་འདུམ་ཐང་རྩེ་རྩེ་དབང་རྩེ།）整理后在西藏出版（1982）。这儿有廷王达郭昂赞“复活”，但我们要以平定邦国的大局为重，不能把有关他的情节都删除，只能对此加以注释。该部称岭国有十一个属国，似乎把被岭国降服的“四魔”也算进去了。还说攻取东方的“穆古骡宗”，不能

¹ 藏族民间把“美国”和“美洲”统称为“阿麦日尕”，是“America”（亚美利加）的音译。

调用“象雄”的军队，也没有白惹、朱古、松巴、美岭等国的军队。该部提到了“木里”（མུལ་ལི།），与现在的四川木里有关，值得研究。

17、《天竺佛法宗》（ཏུ་གང་ཚོས་རྫོང།），甘肃民族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。也是果洛的现代艺人格日尖参掘藏的，版本特点如同《尼婆逻辑绵羊宗》，也算是补遗。该部讲述了格萨尔王和侄子扎拉孜杰修炼长寿秘诀时，天竺西南方的赛哇达孜王受到魔女蛊惑，毒死了天竺王，然后挥兵直指岭国，妄图一统天下，却不想遭遇全军覆没，佛法宗尽归藏区等等。

18、《汉地茶宗》（ཏུ་ནག་ཇ་རྫོང།），有两个版本，都叫《汉与岭》，讲的是格萨尔王为汉族皇帝火化魔妃的尸体，进而获得茶宗的故事。一个是阿角整理的，在西藏出版（1984）；一个是阿图整理的，在云南出版（1982）。经过比较，可以看出阿图的本子来自于阿角版，稍简略一点。虽然有些人也热衷于白岭和汉地之间经过战争而获取茶宗的传说，但至今并无发现此类本子。虽然说《汉与岭》中并无大食等“十八大宗”时期的邦国参战，但依据扎拉被扶上岭国王位，以及“后两部”的开篇《地狱救妻》中提到格萨尔王去汉地后，阿达拉毛便与世长辞的情节来看，我们的“汉地篇”应该是“十八大宗”的结尾篇。

总之，《十八大宗》弥漫着一种“神化、魔幻、突兀”的情节，包容着一种“大同、多元、交融”的风格。突显了主人公如何炼就成为了民族英雄的形象，也表现了他成为中亚游牧民族共同爱戴的理想君王，从而通过史诗展现了青藏高原的百科全书式文化。

（五）、后两部（ལྷུང་དཔེ་བྱི་མ་གཉིས།）。

即《地狱救妻》、《地狱救母》，均系木刻本。再附录《安定三界》（ཁམས་གསུམ་བདེ་བཞོན།），共三部。该三部是整个《格萨尔》的结尾篇。

1、《地狱救妻》（མ་ལྷག་ལྷ་མོ་ལྷེ་དུལ་སྤོང་ལྷན་པ་རང་གསལ།），是拉卜楞寺木刻本，由萨迦巴康巴·达贤多杰（ས་ལྷུ་བ་ཁམས་བ་ལྷག་ཤམ་དོ་ལྷེ།）整理。以前青海出版过（1992），据说是热贡的手抄本。经过比较发现，它对木刻本做了修改和润饰，文字比木刻本通俗了一些。现在的木刻本缺少第37叶，可通过手抄本补全。

据调查，《地狱救妻》的木刻本为拉卜楞红教寺的藏戏而编写。该部本的雕刻时间不会早于第四世嘉木样活佛尕藏图丹旺秀（1856—1916）。由该部排演的藏戏《阿达拉毛》，在拉卜楞地区很有影响，每年冬季大法会期间都要演出，也是拉卜楞寺宗教活动之一。该部本讲述了岭格萨尔王从魔域带来的妃子阿达拉毛，由于是位女英雄，生前好斗，杀死过许多野牦牛，抢劫过好多路人，所以，她死后就堕入十八层地狱了。格萨尔王从汉地回来，自然要前去阴曹地府超度他的爱妃。于是阿达拉毛看到了凡是生前不做善事者都已堕入地狱，就连有些生前自命不凡的喇嘛和达官贵人也在地狱受苦受难。格

萨尔便给她讲解因果报应、六道轮回，让她从心底皈依三宝，最终和十八亿地狱受难众得以解脱的故事。

2、《地狱大圆满》(དམུལ་ཐིང་རྫོང་ལ་ཆེན་མོ།)，是江达瓦拉寺(འཛོ་མདའ་ལ་ར་དགོན།)的木刻本，由丹·喇嘛曲吉旺秋(འདན་ལྷ་མ་ཚས་ཀྱི་དབང་ཕྱུག།)整理，柔增·扎哉多杰(རིག་འཛིན་དྲག་ཅལ་རྟོ་རྗེ།)在果洛掘藏而得，后在四川出版(1994)。其实，该部也提到了丹·喇嘛曲吉旺秋本人。辛巴去世后，他发现辛巴已堕入地狱。该部跟前面版本中的故事情节无太多出入，只是辛巴和拉郭到这儿才死去，与《汉与岭》、《大食财宗》两部相矛盾。

3、《安定三界》是《地域大圆满》的节选本，是一部手抄孤本。由高宁女士发掘，帕巴加先生整理后青海出版(1993)。虽然该部中说岭·格萨尔王魂归于白梵天王之侧，与“大圆满”中返回西方极乐世界不太一样。但该部认为岭·格萨尔王去世于81岁，此说历来被宗教学者和研究人员所引用，应该附录于《地狱大圆满》之后为妥。

结语

总的来说，虽然笔者的35部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的划定虽有保守之嫌，但其实也是开放的。35部，仅仅是下限，如果发掘出好的早期版本，属于“小宗”的可以补充进去，属于“大宗”的可以调整，即便是“××大战”类的，也可以以附录形式补充进来。笔者提出的传统《格萨尔》早期版本结构，有待于学界同仁共同努力，使它日臻完善！希望这种版本结构的梳理，能为“格萨尔学”的深入研究，建立一个可靠的资料基础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格萨尔研究集刊第五辑[C].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1.
- [2] 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.德格县志[Z].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5.
- [3] 王兴先.《格萨尔文库》(第一卷藏族《格萨尔》第一、二册)[Z].兰州：甘肃民族出版社，1996、2000.
- [4] 杨作林、金雅声. 导言[C].王兴先.《格萨尔文库》(第二卷第三册《琶杰说唱本》)[Z].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7.
- [5] 杨恩洪.民间诗神——格萨尔艺人研究[M].北京：中国藏学出版社，1995.
- [6] 降边嘉措、吴伟.格萨尔全传[Z].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97.
- [7] 角巴东主.《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》里《格萨尔》“十八大宗”部分的介绍[J].西藏艺术研究(藏文版)，1998，(2).
- [8] [澳大利亚]谢泽福，鄢玉兰译.岭·格萨尔——藏族社会中的萨满力量[M].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(第八辑)[C].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92.
- [9] 青海省文联《格萨尔》图书登录册(内部资料).
- [10] 卡尔梅·桑丹坚参选集——藏族历史、传说、宗教仪轨和信仰研究(藏文)[M].德康·索朗曲杰 英译藏.[T].北京：中国藏学出版社，2007.

曼秀·仁青道吉，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研究员。